



青年拖拉机手

白 危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12

內 容 提 要

在这本中篇小说里，描寫了兩個青年拖拉机手——賈小臘和侯小虎的成長。

小臘和小虎生長在黄河南岸。从小受尽了地主的欺压和折磨。抗战期間，国民党棄城逃跑，炸开黄河堤，大水淹沒了这块地方。小虎被迫流浪到他鄉，小臘被賣到地主崔八爺家里去。他倆都受尽了痛苦的熬煎。解放軍南渡黄河以后，泛区成立了国营農場，小虎就到農場來学开拖拉机。一年以后，農場里來了几个姑娘参加拖拉机站的工作，这里面就有小臘。她經過刻苦的學習，也成了拖拉机手，和小虎並肩工作，並且展开了競賽。兩個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的孩子，在新社会里被培养成出色的建設者。他倆的爱情也得到了發展，終於成为夫妇。

封面設計：張 正

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。我骑着一匹小青驢走过遼闊的泛区平原，到了國营農場修配厂，正好赶上他們慶祝“斯大林 80 号”重型拖拉机提前十天完成大檢修的週末晚会。这种晚会在大城市里本不算什么，可是在这荒僻的小城里，却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。当这消息一傳出去，立刻轟动全城，許多不相干的机关职工都想來參加。不到掌灯时分，便見黑压压的人流潮水似的湧進了会場。离演出还有一大段时间，我已經被挤得渾身冒汗，有点头晕了，可又舍不得离开这熱鬧的場面。一直等到看完了“水漫金山寺”，紫絳色的帷幕在雷鳴的掌声中徐徐落下，我才挤出会場，退到俱乐部，想在那里找个清靜的地方休息一下，恰好碰見三个熟人笑嘻嘻的同时走進來。这三个朋友不是別人，乃是“斯大林 80 号”機車車長丁長庚和他的爱人裴淑華——一个性情豪放的女拖拉机手，还有一位滿臉稚气的小青年——丁長庚的得力助手孟丁冬。

“人太多了，簡直挤不动，”車長伸出粗壯結实的手來，讓我走進去。“咱們來下棋罢。”他說。

“下棋悶得慌，还是來打扑克罢，”裴淑華一看正好是四个人，就提議打百分。

“我先声明：沒有我的份。”孟丁冬擺擺手，一面拿眼睛四下里找尋別的玩意。

“你这人呀，随便到哪儿都是脱离羣众！”裴淑華有点生气了，“你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我打不过你們。”

“你們听听，多有出息的話！怪不得姑娘們都不愛你，瞧你那样兒就够了。”裴淑華使出殺手鐮來，用請將不如激將的辦法，先这么來一下子，然后用討好的口气劝他：“坐下來罢，你臉紅什么？听你大姐的話，沒有錯。”

滿臉稚氣的助手果然經不起这一激，就軟下來。

“要是規規矩矩我就來，”他說。但已經坐下來了。

我們剛剛坐定，就聽見隔壁工会办公室里有人打電話，大家不約而同的停止了談笑。听那声音，好像暴雨打在玻璃窗上，非常急促有力，連关得很嚴实的通向办公室的那扇門都震動起來。

“唉，真操蛋！这鬼電話！……喂喂！我說，明兒一早准回去，随着机車，听清了嗎？喂，我的老天爺，還沒有听清！……你是怎么啦，耳朵聾了嗎？……”

裴淑華正在洗牌，听到这里牌也洗不下去了，瞅着大家只管微笑。

“真是天下少有的莽撞漢！”她像贊嘆又像惋惜似的說。
“老白同志，你在小說里面恐怕也沒有碰見過这样的人罢？有誰用这样粗魯的口气給他的新婚夫人說話的呢——沒有罢？”

我被問得莫明其妙，心里很是納悶。

“这是誰呢，勁头那么大？”我說。

“这就是咱們的‘小坦克’啊！”

“哦，原來就是他？！”我在心里想。

車長丁長庚向我解釋，“小坦克”婚后第三天，就隨着機車進城參加檢修工作；新婚夫婦這一別，轉眼就快滿百日了，所以難怪他們“兩地相思”。

“是呀，愛情就像一把火，可以把冰凌煮沸，也可以把鋼鐵熔化，”車長感慨萬端的說。顯然對他的得意門生含有贊許的意思。“年輕人呵，誰沒有一點脾氣！他跟我共事也不止一兩年了，雖然不敢說十分知道他的底細，大體上可是了解的。三年前他抱着滿腔熱情參加了星荒突擊隊，向這塊人跡罕見的沙荒地進軍，後來農場建立了，他又跟我們在一起，現在仍然在我機車上工作，那是一個好腳色。當然，他有點調皮，不大容易對付。不過一個人要是沒有個性，那他還能算人嗎？”

我正想說話，裴淑華就插進來。

“走，咱們去把他拉來，”她向孟丁冬慫恿。

車長是個動作緩慢，老成持重的中年人，他只顧和我說話，並不留意裴淑華的行動。只有當那扇通到工會辦公室的房門嘩唧一聲，傳來雜沓的笑聲時，他才住了口。

“好傢伙，那麼好的戲不看，躲在這裡談戀愛！”我聽見裴淑華的興高采烈的聲音。

通過狹長的房間，在明亮的電燈照耀下，我看見一個瘦長的青年站在電話機旁邊，緊蹙着濃眉，朝我們這邊投來吃驚的一瞥。看樣子他有點慌亂和惱怒，但是卻無法掩飾他那略帶

雀斑的黝黑的臉孔上所浮現出來的天真和坦率。他穿着淺褐色毛線衣，外套藍卡其布夾克，拉鏈完全敞开着。一頭蓬亂的黑髮緊貼着他的前額，好像從來不修邊幅的畫家。通體看來，很難找到什麼出色的東西，不過一雙手長的特別粗壯，倒有點像棒球選手。除此之外，唯一能夠引人注目的地方，恐怕就是那對又黑又大，充滿了樂觀和智慧，具有驚人的勇敢的魅力的大眼睛了。

“別胡鬧，”那青年結結巴巴說，“誰和誰談戀愛？”

我看出來，他在竭力掩飾他的倉皇失措。但是，卻忘了手里拿着的電話應該怎樣安排。

“說得好好的，怎麼又不說了？”電話里傳來清晰的女中音。

“搗蛋鬼在這裡搗蛋……”他氣呼呼的回答道。

“誰是搗蛋鬼？”裴淑華一把奪過聽筒，緊啾着他。看他慌了手脚，就噗哧一笑，對着聽筒嚷起來：“小鬼嗎？是我呀！你等的不耐煩了罷？哎喲，我的小姑娘，裝得那麼正經！……知道啦，知道啦，通知已經接到，明天就回農場，你放心好啦，當然放他回去，不過有一個條件，嗯，你猜猜看……怎麼，猜不着？那不行！……好的，明天見！”

喀嚓一聲，電話掛斷了。

“咱們到那邊玩撲克去，”裴淑華向我這邊嘮嘮嘴，把他拉了過來。“你們認識認識罷，”她給我們介紹。

於是我們重又坐下來，開始玩撲克。

其實她不說我也知道，“小坦克”的真實姓名叫侯小虎。

这是最近我从他爱人竇小臘那里听來的。这一对被大家認為不同凡响的新婚夫妇，正如車長丁長庚所說的，歷史都很簡單：農民出身，青年团员，而且都是好样兒的拖拉机手。關於他們的英雄業績，我已經听过不少，只是他們的結合，却有种种傳說，有些簡直近乎神話。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，这近乎神話的恋爱故事到底从何而來。我早就听人說过侯小虎是个心直口快，肚子里藏不住一粒砂的硬性漢子。这就使我很放心，一开口便單刀直入問他这件事。果然他很慷慨，並不因為我們是初交而有所顧慮。不过他觉得过时了的故事没有什么談头，好像藥舖里買來的藏青果，只有嘴巴淡得沒事的老太婆才喜欢拿來嚼嚼，新鮮的味道早就喪失殆盡，嚼來嚼去，不过还有点苦澀的余韻罢了。

“你是想找点材料編快板罢？——那可糟啦。”他視瞋地笑了笑，隨手打出一張鏟形皇后。“你問为什么他們說得这样神祕嗎？那是因為少見多怪。實在說來，没有什么，我和她認識很早啦，如果推算起來，不說二十一年，至少也有二十年……”

“什么，你和她相識二十一年了？！”裴淑華大为詫異，把牌扣在胸前，吃驚地看定他，“据我所了解，小臘今年不过二十二歲，你也頂多不过比她大一歲，怎么就說相識二十一年了？好，这一下馬脚可露出來了，大天白日，竟敢在你裴大姐面前撒謊，該打嘴巴！”說着便伸出指头往他臉上点了点，“从实招來罢，小臘是怎样給你迷住的？不然的話，我可不饒你。”

“沒有那回事，”小虎滿不在乎的說，繼續打他的牌。“你

不相信，可以去問她。紅心 A 到底你要不要？”

“我用不着去問她。”裴淑華吃進一張紅心 A。

“那就隨你的便……要是不見怪的話，倒要請教請教，咱們的車長同志是怎樣給你迷……”

“我不跟你說那些！”裴淑華眨他一眼，臉孔立刻緋紅。
“誰吃飽飯管人家的閒事！”

“我說你不相信，到底還是不相信。得了，咱們不談这个好嗎？”小虎隨手又打出一張黑桃三，接着就嘆了一口氣，“這一牌我又輸定了！”

空氣頓然沉寂起來，好像大家都聚精會神的在打牌，顧不了別的。其實都是因為女拖拉機手一張嘴喇叭似的嘩啦嘩啦亂吵，把一場輕鬆活潑的情緒破壞了，才弄成這個尷尬的局面。

“這也不能怪人家，”沉默了好大一會，車長和解似的說，“本來你說的就有点不近情理。”

“怎么不近情理？”小虎振振有詞地說，“我們兩家本來是老親老戚——她是我四姑奶奶的外孫女。我們兩家住得很近，只隔着一條公主河，她家在河東，我家在河西。我听我媽說，二十年前，我的四姑奶奶還活着，那年臘月二十三祭灶那天，風雪下得正緊，她老人家拄着拐杖氣喘吁吁的跑到我家來，好像報喜又好像報喪似的說：‘阿彌陀佛！恭喜你得個兒媳婦！’接着她便掉下淚來：‘你表嫂快不中了，撇下一個毛丫頭，叫人看着傷心！’

“我媽嚇壞了，呆怔怔地看着她。

“‘好端端的，也沒聽說表嫂有啥不得法，怎么一下子就……’說到这里，她就哽咽住了。

“‘可不是么，’四姑奶擲着鼻涕說，‘真是天有不測風雲！前兒早上还好好的，后半晌到井边去打水，轆轤絞到一半，她就覺得沒勁，兩手一松，轆轤便咕隆隆的往下墜，滿滿一桶水又倒下去，这兆头本來就不吉利。果然到家就喊肚子痛，都說这是閃着了胎气。我仔細一算，可不是該到時候了？就叫三丫头趕緊燒热水。誰知翻騰了半夜还下不來！我急的沒法，又把你二姑太太請來，我想她老人家經驗多，也許有办法。哪曉得她一看便搖頭，趕緊拉我出來，說是大人是靠不住了，看能不能救活小的罢。就这样七手八脚忙到天明，孩子是下來了，可就苦了你表嫂，眼白白的剩下一口气。偏偏三丫头死不懂事，她在窗口里乱喳呼，說是生下來的是个白胖胖的小妹妹。这一喳呼还了得！你想，一个娘們誰能經得住連生四个丫头？她不听便罢，一听便昏过去了！’

“正說着，那边便打發人來找四姑奶，說是咽了气了。我媽一听，也顧不得抱在怀里正在吃奶的孩子，把我往地下一放，一面扣衣裳，一面嚎啕着往外跑。四姑奶却攔住她，不叫走：‘侄媳妇，你去不得！这不比平常百年归寿。你們年輕輕的，應該避一避。等过了三朝，到她坟上燒炷香就是了！’”

.....

小虎一口气說到这里，声音变得有点瘁哑。看看坐在我斜对面的女拖拉机手，居然眼圈也紅了。只有車長丁長庚和助手孟丁冬却一動不動，木头似的靠在椅子上，忘了手里还有

几張牌。

难堪的沉默，令人感到窒息。过了好大一会，才听见小虎繼續說：

“当天下午，四姑奶就把这个毛丫头抱过来，少不得又說了兩句吉利話。

“‘進了侯家的門，这就大喜了，’說着說着，老人家的鼻子又酸起來，‘瞧这小姐長得多白多胖！五官也周正，全跟她娘一样。可惜就是命苦！’

“我媽抖着双手接过来，掀开被角一看，果然是一张白胖胖的小圓臉。她不看便罢，一看心里又酸又疼，可就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。你想我四姑奶是何等样人，一看这劲头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

“‘我說侄媳妇，心眼要放長远些！’四姑奶抬出長輩的身份來說話了，‘自古道，救人一命，積德万世。如今你表嫂不在了，你表哥再能，公牛还是公牛，到底挤不出一滴奶。誰能白白的看着一个孩子餓死嗎？再說咱們侯家一世窮三代，打你老爺爺起，哪一个討媳妇不作难？眼下有現成的媳妇送上門來，一不花財禮，二不用三媒六証，又是親上加親，还有什么好說的？你把她扶養長大，随你認她做媳妇也好，做閨女也好，都对得起你表嫂，也不枉你們姊妹一場。你仔細揣摩揣摩我的話是也不是？’

“四姑奶一席話把我媽說的低下头來，看她目不轉睛地緊盯着自己，越發沒了主意。

“‘姑媽說的何尝不是！’过了一会，我媽沉着气說，‘無奈

家境一年不勝一年，小虎又沒斷奶，他爹一雙手靠着鐵匠爐也難顧住四張嘴，再要添口人，這日子就難過下去了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我若不收，不但對不起表嫂，就是姑媽你老人家面子上也說不過去。何況我一見這小妮子，心里也着實難過，說什麼也不忍心把她撇下不管。你老人家見識多，你看這事該怎麼辦？’

“我媽一席話也把四姑奶說的為難起來。畢竟她老人家閱歷深，只見她掐着指頭心里在計算，忽然笑逐顏開道：

“‘有了，就這樣辦：你先收下，要有困難，咱們想法子來相幫。窮日子還不就是對付對付過去嗎？’她看我媽還有點猶豫不決，又接上兩句：‘喲，我說侄媳婦，你真是做過娘的人了，說話做事都那麼細心！快別三心二意了，教人看了笑話。’

“我媽是個善心的女人，這麼一來，她再也不好說什麼了。於是解開自己的衣襟，給這還沒有張眼的毛丫頭餵奶。接着就請四姑奶命名。

“‘請四姑奶奶給你外孫女取個名罷，也算托你老人家的洪福，’她說。

“‘隨便叫個啥都行，’四姑奶覺得大事已畢，起身便要告辭。嘴里說着，她那老花的眼睛却望着院子里一株含苞待放的臘梅出神。‘哎呀呀，我真是忙糊塗了，今天不是臘月二十三么，怎麼糊塗到連灶神爺都忘了送呢！瞧，你家臘梅今年長得多好，我看就給她叫個臘梅罷，這名字聽起來還怪響亮咧！’

“從此她就成了我家的人。因為尚未成年，不好叫她的正名，所以都帶個小字，叫她小臘。自從來到我家後，名份上雖

沒指明是養女還是童養媳，但按照我們家鄉的習慣，是寧肯養童養媳，不願養閨女的。何況在我前頭已經有個姐姐，按理我媽是不会再替人家養媳婦的。如此這般，我和她同吃同住，整整過了五六年。現在算起來，我和她相識足足二十一年零三個月，剛才我說二十一年，還是少說了的呢，怎么能說是我撒謊？”

“你要是早說明白就沒事了，”丁長庚笑道。

“我說小臘怎么取了這樣一個怪名字，原來这里面還有文章，”裴淑華沉思着，自言自語起來。“但也奇怪，我和她相處兩三年，為什麼她一直說和你認識是在到農場之後的呢？”

“這没有什么奇怪，”小虎說，“她說到農場以後才認識我，這話也是有道理的。剛才我不是說過么，我們不過相處了五六年，而且都不過五六歲。可是後來環境變了，我們也就拆散了。”

小虎說到這里頓了頓，好像要把許多苦難的歷程，竭力從記憶中排除掉。他看在坐的人都投來探詢的眼光，等待引人入勝的下文，只好嘆嘆氣。

“這話說來太長了，”他說，“想不到後來她爹娶了一位填房寡婦，竟是一只不近人情的母夜叉。這位填房后母頭三年沒有生小孩，心下難免有些發急，便想把小臘接回去。我媽不答應，結果又虧了四姑奶左說右勸，才講好逢年逢節回去走走。那時小臘五六歲，已經懂得一些人事了，聽見這話，死活不肯回去，後來是她晚娘連哄帶嚇，硬把她背走的。頭一年倒也沒有什麼，不料第二年這位晚娘生了一個寶貝兒子，那情

形可就大变了。起头还虚情假意說小臘有福氣，到家不久就引出一个弟弟來，为的是疼不过，叫她多住几天。其实扣着不放，瞞着我媽，把她耷丫头使喚。並且放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話來，說閨女是她的，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誰也不能过問。我媽听了很生气，又托四姑奶去說情，誰知她連四姑奶也不賣賬。从此兩家就伤了和气，親家成了冤家。到年底，我媽实在气憤不过，硬把小臘接回來过年。哪曉得小臘已經成了另外一个人了！先前蘋果似的小圓臉，如今竟成了一副干癟瘦長的倭瓜臉；先前滴溜溜活動的圓眼珠，如今也变得黯淡無光，又冷淡又死板。不管見了誰都怯生生的抬不起頭來。

“‘看把孩子糟蹋成什么样！’我媽又气又恨，眼淚汪汪的嘆起气來，把她摟在怀里，托着她的下巴問她：‘我的心肝，你怎么不說話？这是你媽跟你說話呀！’

“真是奇怪，無論我媽怎样哄她，她就是不說話；也無論我怎样逗她，她总是不理我。我真不懂，不过短短兩年功夫，就把一个天真活潑的孩子折磨成这样！

“一过正月半，那边又打發人來接她。

“‘不讓她回去！’我对我媽說。

“‘傻孩子，如今她是人家的人了。’

“我媽压着嗓子說。並且再三叮囑我，不許在外头乱說乱嚷。你想，我哪里管它。心里正忿忿不平，恨不得咒她晚娘八輩子！我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处嚷起來，說河东村有个母夜叉，她怎样虐待她的女兒。哪曉得這些話竟像旋風似的立刻傳到河东村，气得那个母夜叉指着我們河西村咬牙切齒的

罵起來。

“‘你那侯家算什么！还隔着一層肚皮就管起人家的閨女來了，这是哪一朝代的王法？’

“这还不够，又冷言冷語傳出話來，說我們沒有家教，閨女養了這麼大，連使雙筷子的規矩都不懂。

“‘哪有叫小閨女使斷頭筷子的道理，这不明明給我做娘的過不去嗎？’

“你們听听这是什么話！我媽只有暗暗叫苦。我也万万想不到，只因我这兩句話，竟使小臘投入火坑！……”

.....

裴淑華听到这里，心情沉重起來，嘆息着，並且一連打錯了兩張牌。

“这么說，晚娘逼她了？”

“你想，还能不逼嗎？”小虎气忿忿地說。“她用烙鐵拷問她，逼她供出在我們家對她說了什么坏話。這丫头也真有種，無論怎樣拷問她，她就是抱定一个宗旨：不說一句話。晚娘氣的無可奈何，把她恨入骨髓，並且从此禁絕跟我們家來往。

“这样，我們兩家真是成了冤家了。只不过隔着一條公主河，竟像隔着一個世界。

“過了一年又一年，我們也都長大了。這之間我們也不斷見面，有时在井邊，有时在瓜棚底下，有时在河邊。但她見了我老是遠遠地避開，不願跟我打照面。這使我很苦惱。我想，沒有問題，她也把我恨在心裏了。

“有一年——我記得是她十二歲那年——夏天，西瓜正熟

的时候，我到公主河去游泳，太陽挺毒，口渴得要命。一抬头看見河东堤岸上一片綠油油的瓜田，那綠里透黃，隱藏在綠叶里面的大西瓜，簡直好像在向我招手。壓根兒我就沒想到這是誰的瓜田，急忙爬上岸去，鑽在瓜田里，扭斷瓜蔓，抱著一个大西瓜便往河里跑。到了河邊，回頭看見瓜棚底下只有一張軟床和瓦罐，我才定下神來，躲在葦子后面白楊樹底下，狼吞虎嚥啃起來。我一面吃一面把瓜皮扔到河里去，看它在河面上一浮一沉地隨着波浪漂蕩着。

“這一吃，可吃出門來了。

“第二天我又照樣偷來一个大西瓜。但是不怎么熟，而且還是肉瓢的，我咬了兩口便把它扔掉了，回身又躡到瓜田里，想撿個沙瓢的來，不料剛剛彎下腰，就聽見高粱棵里沙沙作響。我想糟了，一定是給看瓜的發現了，於是拔腿便跑，一口氣游過河西。到了家里，心還沒定下來，我媽就把我拿住了。

“‘孽障！剛吃飽飯又跑到哪兒撞屍去了？’她看我神色慌張，光着脊梁闖進來，越發懷疑了，‘你那小汗褂丟到哪兒去了？为啥不穿着？’

“一句話把我提醒過來：不錯，小汗褂失落在瓜田里了。但是我得瞞住我媽。我要從實招供，就要招來麻煩。

“‘熱死了，還穿小褂。’我撒起謊來，‘剛剛在河里洗澡把它洗啦，晾在籬笆上。’

“她一听更生氣了。

“‘趕快把它收回來，不然要飯的會偷跑的！’

“我自忖這謊撒不下去，於是無精打采的踱出來，心里着

实很尴尬：去呢，还是不去？去罢，人家有了提防，万一给人逮住，那可不是好玩的；不去罢，证据落在人家手里，而且也没法向我妈交代。想来想去，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。我又回到河边，游过河东。一上岸两条腿便软的抬不起来，我简直没有勇气往瓜田里瞧一眼。

“怎么办呢？我只得爬在灌木丛里，好像鼯鼠一样伏着不敢动，侧着耳朵听了半天，居然没有一点声息，我才拨开棘丛，慢慢探出头来。

“我的天，你猜我看见什么？

“我一抬头便看见小腊拿着标枪，不偏不倚的正对我站着。

“我完全僵掉了。

“她楞了一楞，马上沉下脸来。

“‘哟，我当是一只刺蝟哩！’她颤声说，‘为啥来偷瓜？’

“‘我……我偷什么瓜来？’我支支吾吾的说。

“‘不是来偷瓜，干嘛鬼鬼祟祟躲在这里？’

“‘我是来逗鹌鹑的……’我想赖掉，就脱口说出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来，可是马上又想：这不对，现在是三伏天，哪来什么鹌鹑？‘不，是来捉叫哥哥的……’我想含混过去。

“‘你撒谎，我叫我爹来！’

“我听说叫她爹来，可急坏了，走又不是，不走又不是。只见她吃惊地狠看着我，叫我抬不起头来。

“突然我发现我的胸脯上，胳膊上尽是一条条的被荆棘划破的带血的伤痕，自己也怔住了。